堯山堂外紀

尭山堂外紀卷四

晉陵蔣仲舒編

漢

武皇帝徹 景帝夢神女捧日以授王夫人吞之而生帝又夢高祖謂己曰王美人得子可名為彘及生帝因名彘七歲立為太子上曰彘者徹也因改名徹

帝行幸河東祠后土顧視帝京忻然中流與羣臣飲讌帝歡甚乃自作秋風辭云秋風起兮白雲飛艸木黃落兮鴈南歸蘭有秀兮菊有芳懷佳

人兮不能忘汎樓船兮濟汾河橫中流兮揚素波簫鼓鳴兮發櫂歌歡樂極兮哀情多少壯幾時兮奈老何

元狩初南陽新野有暴利長遭刑屯田于燉煌郡郡有渥洼水利長數於水旁見群馬中有奇者與凡馬異來飲此水利長先作土偶持勒靽於水旁馬玩習久之代土偶持勒靽收得其馬獻之欲神異此馬云從水中出帝次以為天馬之

歌曰太一貢兮天馬下霑赤汗兮沫流赭騁容與兮跇萬里今安匹兮龍為友

大宛國有山高其上有馬不可得乃取五色馬母置其下與集生駒皆汗血因號天馬一日可致千里帝伐大宛得之作歌曰天馬徠兮從西極經萬里兮歸有德承靈威兮降外國涉流沙兮四夷服

李延年中山故倡也坐法腐刑給事狗監中善歌

為新變聲帝甚愛之嘗侍上起舞歌曰北方有佳人絕世而獨立一顧傾人城再顧傾人國寧不知傾城與傾國佳人難再得上歎息曰世豈有此人乎平陽公主因言延年有女弟上召見之實妙麗善舞由是得幸是為李夫人時人語曰一雌復一雄雙飛入紫宮

淮南王安招方術之士皆謂神仙上聞而喜於是方士自燕齊至者數千人齊人李少翁年二百

餘歲色若童子拜爲文成將軍歲餘術未驗上漸厭倦會李夫人死上甚思悼之少翁云能致其神乃夜張帳明燭陳酒食令上居他帳中遙見李夫人不得就視上愈益想之乃作賦曰美聯娟以修嫮兮命天絶而弗長飾莊宮以延佇兮泯不歸乎故鄉慘鬱鬱其閟感兮處幽隱而懷傷稅餘馬於上椒兮掩脩夜之不陽又爲作詩令樂府諸音家絃歌之詩曰是邪非邪立而

望之偏何姍姍其來遲

初帝深嬖李夫人死後常思夢之或欲見夫人帝貌顦顇嬪御不寧詔李少君與之語曰朕思李夫人其可得乎少君曰可遂見不可同帷幄暗海有潛英之石其色青輕如毛羽寒盛則石溫暑盛則石冷刻為人像神悟不異真人帝曰此石像可得否少君曰願得樓船巨力千人能浮水登木皆使明于道術齎不死之藥乃至暗海經十年而還昔之去人或昇雲不歸或託形假死獲反者四五人得此石即命工人依先圖刻作夫人形刻成置于輕紗幙裡宛若生時帝大悅問少君曰可得近乎少君曰譬如中宵忽夢而晝可得近觀乎此石毒宜遠望不可逼也勿輕萬乘之尊惑此精魅之物帝乃從其諫見夫人畢少君乃使舂此石人為丸服之不復思夢乃築靈夢臺歲時祀之

帝思懷李夫人時始穿昆靈之池汎翔禽之舟帝自造歌曲使女伶歌之時日已西傾涼風激水女伶歌聲甚遒因賦落葉哀蟬曲曰羅袂兮無聲玉墀兮塵生虛房冷而寂寞落葉依於重扃望彼美之女兮安得感余心之未寧帝聞唱動心悶悶不自支持命龍膏之灯以照舟內悲不自止親侍者覺帝容色愁怨乃進洪梁之酒酌以文螺之巵帝飲三爵色悅心歡乃詔女伶出

侍帝息於延凉室卧夢李夫人授帝蘅蕪之香帝驚起而香氣猶著衣枕歷月不歇帝彌思求終不復見涕泣洽席遂改延凉室為遺芳夢室鍾山有香草東方朔獻帝懷之即夢見李夫人名懷夢草

車子侯者扶風人武帝愛其清淨稍遷其位至侍中一朝語家云我今補仙官此春應去至夏中當暫還還少時復去如其言帝思之乃作歌曰嘉幽蘭兮延秀蕈妖娙兮中濟華斐斐兮麗景

風裵徊兮流芳皇天兮無慧至人逝兮仙鄉天路遠兮無期不覺涕下兮霑裳

元鼎初帝作栢梁臺成至元封初詔羣臣有能爲七言詩乃得上坐帝首倡云日月星辰和四時梁孝王武云驂駕駟馬從梁來大司馬霍去病云郡國士馬羽林材丞相石慶云總領天下誠難治大將軍衛青云和撫四夷不易我御史大夫倪寬云刀筆之吏臣執之大常周建德云撞

鐘伐鼓聲中詩宗正劉安國云宗室廣大日益
滋衛尉路博德云周衛交戟禁不時光祿勳徐
自為云總領從宗柏梁臺廷尉杜周云平理清
讞決嫌疑大僕公孫賀云脩飾輿馬待駕來大
鴻臚壺充國云郡國吏功差次之少府王温舒
云乘輿御物主治之大司農張成云陳粟萬石
揚以箕執金吾中尉豹云徼道宮下隨討治左
馮翊盛宣云三輔盜賊天下危左扶風李成信

云盜阻南山爲民災京兆尹云外家公主不可
治詹事陳掌云椒房率更領其材典屬國云蠻
夷朝賀常舍人大匠云柱枅欂櫨相枝持大官
令云枇杷橘栗桃李梅上林令云走狗逐兎張
罘罳郭舍人云齧妃女唇甘如飴東方朔云迫
窘詰屈幾窮哉帝又於望鶴臺西起俯月臺臺
下穿影娥池每登臺眺月影入
池中使宮人乘舟笑弄月影
因名影娥池亦曰眺蟾臺
元鼎間郅支國貢馬肝石百斤長以水銀納玉函

中金泥封其上此石半青半白碎之和九轉丹每吞一丸彌年不饑渴以之拭髮白皆黑帝常坐群臣于甘泉殿有髮白者以此拭之應手皆黑是時公卿語曰不用作方伯唯願拭為肝石

元封初帝既封禪乃發卒數萬人塞瓠子決河還自臨祭湛白馬玉璧令群臣從官皆負薪塞決河時東郡燒草以故薪少乃下淇園之竹以為揵上既臨河決悼其功之不就為作歌詩二章

於是卒塞瓠子築宮其上名曰宣防歌曰瓠子決兮將奈何浩浩洋洋兮慮殫爲河殫爲河兮地不得寧功無已時兮吾山平吾山平兮鉅野溢魚弗鬱兮柏冬日正道弛兮離常流蛟龍騁兮放遠遊歸舊川兮神哉沛不封禪兮安知外爲我謂河伯兮何不仁汎濫不止兮愁吾人齧桑浮兮淮泗滿久不反兮水維緩又曰河湯湯兮激潺湲北渡回兮迅流難搴長茭兮湛美玉

河伯許兮薪不屬薪不屬兮衛人罪燒蕭條兮噫乎何以禦水隤林竹兮楗石菑宣防塞兮萬福來

元封中帝遣江都王建女細君為公主以妻烏孫王昆莫公主至其國自治宮室居歲時一再與昆莫會置酒飲食昆莫年老言語不通公主悲乃自作歌云吾家嫁我兮天一方遠托異國兮烏孫王穹廬為室兮氊為墻以肉為食兮酪為

漿居常土思兮心內傷願為黃鵠兮歸故鄉下
犬初二年大月氏國貢雙頭鷄四足一尾鳴則俱
鳴武帝置甘泉故館更以餘鷄混之得其種類
而不能鳴諫者曰詩云牝鷄無晨今雄類不鳴
非吉祥也帝乃送還西域行至西關鷄反顧漢
宮而哀鳴謠言曰三七末世鷄不鳴犬不吠宮
中荆棘亂相繫當有九虎爭為帝至王莽篡位
將軍有九虎之號其後喪亂彌多宮掖中生蒿

棘家無鷄鳴犬吠

武帝崩後忽見形謂陵令薛平曰我雖失勢猶為汝君柰何令吏卒上吾陵磨劍乎因不見推陵旁果有方石可為礪吏卒常盜磨刀劍霍光欲斬之張安世曰神道茫昧不宜為法故阮公詠懐詩曰失勢在須臾帶劍上吾丘

董仲舒

廣川人漢末有董永者性至孝貸主人萬錢塟父許身為奴道遇一女求為妻同造主人織縑三百一月而畢辭永去曰我天之織女也生一子名仲深于天

文術數之學後乃誑仲為仲舒天女嫁永事本虛誕而仲舒為永子尤妄不可不辨

仲舒冢門人過其墓皆下馬謂之下馬陵語訛為蝦蟆陵

一

董仲舒嘗下帷獨詠忽有客來詣風姿音氣殊為不凡與論五經究其微奧仲舒素不聞有此人而疑其非常客又曰欲雨仲舒因此戲之曰巢居知風穴居知雨卿非狐狸即是鼷鼠客聞此言色動形壞化成老狐蹶然而走

後漢鍾離意為孔子脩車入廟拭几席劍履張伯

除堂下草土中得璧七懷其一埋其六牀下有懸甕問户曹曰夫子丹書發之得素書云後世脩吾書董仲舒護吾車拭吾履發吾笥會稽鍾離意璧有七張伯懷其一

東方朔

東方朔小名曼倩父張夷字少平年二百歲顏若童子夷死母田氏寡居夢太白星臨其上因有妊歎曰無夫而妊人將棄我乃移向代郡東方里為居五月旦生朔因以所居里為氏朔為名或云朔生三日而田氏死鄰母收養之時東方始明因以姓焉朔生而目如懸珠齒如編貝東郡獻短人呼朔至曰王母種桃三千年一開花

三千年一結子此兒不良三偸之矣怡言朔是太白星精黃帝時為風后堯時為務成子周時為老聃在越為范蠡在齊為鴟夷子皮又有言朔是歲星之精歲星東方木星也朔死歲星隕朔娶神君姒宛若為小妻生子三人與朔俱死

武帝嘗使諸數家射覆東方朔自贊曰臣嘗受易請射之射連中時有幸倡郭舍人滑稽不窮常侍左右曰朔狂幸中耳非至數也臣願令朔後射朔中臣榜百朔不能中臣賜帛廼覆樹上寄生令朔射之朔曰是寠數也舍人曰果知朔不

能中也朔曰生肉為膾乾肉為脯着樹為寄生盆下為窶數上令倡監榜舍人舍人不勝痛呼謈朔笑之曰咄口無毛聲謷謷尻益高舍人恚曰朔擅詆欺天子從官當棄市上問朔何故詆之對曰臣與為隱耳上曰隱云何朔曰夫口無毛者狗竇也聲謷謷者鳥哺鷇也尻益高者鶴俛啄也舍人不服因曰臣願復問朔隱語不知亦當榜即妄為諧語曰令壺齟老柏塗伊優亞

祢吁牙何謂也朔曰令者命也壺者所以盛也齟者齒不正也老者人所敬也柏者鬼之廷也塗者漸如徑也伊優亞者辭未定也祢吁牙者兩犬爭也舍人所問朔應聲輙對變詐鋒出莫能窮者左右大驚上以朔為常侍郎遂得愛幸

郭舍人復謂朔曰願問一事客從東方且歌且行不從門入踰我垣墻遊戲中庭上入殿堂擊之拍之死者纍纍格鬬而死主人不傷是何物也

東方朔曰利喙細身晝匿出昏嗜肉惡燈指掌所捫臣朔愚戇名之曰蚊

武帝遊上林見一好樹問東方朔曰名善哉帝陰使人識其樹後數歲復問朔朔曰名為瞿所帝曰朔欺久矣名與前不同何也朔曰夫大為馬小為駒長為雞小為鶵大為牛小為犢人生為兒長為老且昔為善哉今為瞿所長少死生萬物敗成豈有定哉帝乃大笑

上林嘗獻棗上以杖連擊未央前殿檻再叱而呼曰朔來朔來先生知此篋中何物朔曰上林獻棗四十九枚上曰何以知之對曰呼臣者上也以杖擊檻兩下者兩木林也來來者棗也叱叱者四十九也上大笑賜帛十疋

司馬相如字長卿小字犬子以慕藺相如故名初往蜀郡過昇仙橋題其柱曰大丈夫不乘駟馬車不復過此橋後果乘駟馬歸將獻賦妻一黃衣翁謂之曰可為大人賦遂作大人賦以獻賜錦四疋長安有慶亂之者亦善為賦嘗為清思賦時人

不之貴託以相如所
作遂大見重於世

司馬相如與臨邛令王吉相善往舍都亭臨邛中富人卓王孫為具召之并召令酒酣令前奏琴曰竊聞長卿好之願以自娛相如辭謝為鼓一再行其詞曰鳳兮鳳兮歸故鄉遨遊四海求其皇時未遇兮無所將何悟今夕兮升斯堂有豔淑女在閨房室邇人遐毒我腸何緣交頸為鴛鴦胡頡頏兮共翱翔鳳兮鳳兮從我棲得托孳

尾永為妃交情通體心和諧中夜相從知者誰雙翼俱起翻高飛無感我思使余悲是時卓王孫有女文君新寡故相如繆與令相重而以琴心挑之文君竊從户窺心悅而好之既罷相如乃使人重賜文君侍者通殷勤文君夜亡奔相如相如乃與馳歸成都居貧愁懣以所著鷫鸘裘就市人陽昌貰酒與文君為懽既而文君抱頸而泣曰我平生富足今乃以衣裘貰酒盡歸

臨邛從昆季假貸猶足為生相如乃俱至臨邛置酒舍令文君當壚相如親著犢鼻褌滌器以耻王孫王孫果以為病乃厚給文君

文君姣好眉色如望遠山臉際常若芙蓉肌膚柔滑如脂十七而寡為人放誕風流故悅長卿之才而越禮焉及長卿將聘茂陵人女為妾文君作白頭吟以自絕長卿乃止其辭曰皚如山上雪皎若雲閒月聞君有兩意故來相決絕今

月斗酒會明旦溝水頭躞蹀御溝上溝水東西流　凄凄重凄凄嫁娶不須啼願得一心人白首不相離　竹竿何嫋嫋魚尾何簁簁男兒重意氣何用錢刀為

文君與相如書曰春華競芳五色凌素琴尚在御而新聲代故錦水有夗漢宮有木彼物而新嗟世之人兮瞀于婬而不悟再與書曰朱絃斷明鏡缺朝露晞芳顏歇白頭吟傷離別努力加餐

毋念妾錦水湯湯與君長訣
長卿素有消渴疾及還成都悦文君之色遂以發
痼疾乃作美人賦欲以自刺而終不能改卒以
此疾至死文君為誄曰嗟嗟夫子兮亶通儒少
好學兮綜群書縱橫劍伎兮英敏有譽尚慕往
哲兮更名相如落魄遠遊兮賦子虛畢爾壯志
兮駟馬高車憶昔初好兮雍容孔都憐才仰德
兮琴心兩娛永託為妃兮不恥當壚生平淺促

兮命也難扶長夜思君兮形影孤步中庭兮霜草枯雁鳴哀哀兮吾將安如仰天太息兮抑鬱不舒訴此悽惻兮疇忍聽予泉穴可徙兮頓殞其軀

灌夫 潁川人初魏其侯竇嬰失勢賓客衰獨夫不去嬰乃厚遇之相引為重

灌夫不好文學喜任俠諸所與交通無非豪傑大猾宗累數千萬食客日數十百人陂池田園宗族賓客為権利橫潁川潁川兒歌之曰潁水清

灌氏寧潁水濁灌氏族夫剛直使酒數[illegible]酐忤丞相田蚡蚡乃奏案夫家屬暴横淂棄市罪族誅

韓嫣 字王孫武帝為膠東王時與相愛後出入永巷不禁以姦聞賜死

韓嫣好彈以金為丸一日所失者十餘長安語曰苦饑寒逐彈丸京師兒童每聞嫣出彈輙隨之望丸所落便拾取焉

堯山堂外紀卷四終

堯山堂外紀卷五

晉陵蔣仲舒編

漢

昭帝弗陵 武帝巡狩過河間有紫青氣自地屬天望氣以為其下當有奇女天子之祥上使求之見一女子在空館中姿貌殊絕兩手勾拳數十人擘之莫能舒上自披手手即伸由是得幸號拳夫人居鉤弋宮解黃帝素女之術大有寵有娠十四月而產帝

始元元年黃鵠下建章宮太液池中群臣以為瑞

上壽稱賀帝爲歌曰黃鵠飛兮下建章羽肅〻兮行蹌蹌金爲衣兮菊爲裳唼喋荷荇出入蒹葭(音減)自顧菲薄愧爾嘉祥是時帝初即位年九歲

始元元年帝穿淋池廣千步中植分枝荷一莖四葉狀如駢蓋日照則葉低蔭根若葵之衛足也名曰低光荷實如玄珠可以飾珮花葉雜萎芬芬之氣徹十餘里食之令人口氣常香宮人贅

之遊宴出入必皆含嚼或剪以為衣或折以蔽日以為戲昊帝時命水嬉以文梓為船木蘭為柂刻飛鸞翔鷁飾於船首隨風輕漾畢景忘歸乃至通夜使宮人歌曰商飆素景泛洪波揮纖手兮折芰荷涼風淒淒揚棹歌雲光開曙月低河萬歲為樂豈云多帝大悅因起游商臺于池上池中又有倒生菱莖如亂絲一花十葉根浮水上實沉泥裡泥如紫色謂之紫泥菱食之令人不老

燕剌王旦自以為帝兄不得立乃與蓋長公主上
官桀等謀廢帝事覺王憂懣置酒萬載宮會賓
客羣臣妃妾坐飲王自歌云歸空城兮狗不吠
雞不鳴橫術何廣廣兮固知國中之無人華容
夫人起舞而續歌云髮紛紛兮寘渠骨籍籍兮
亡居母求死子兮妻求死夫裴回兩渠間兮君
子將安居歌畢坐者皆泣天子使使者賜璽書
王以綬自絞夫人隨旦自殺

蘇武 字子卿天漢初使匈奴留十九年始以強壯出及歸鬚髮盡白

蘇武初使匈奴時作詩留別妻云結髮為夫妻恩愛兩不疑歡娛在今夕燕婉及良時征夫懷往路起視夜何其參辰皆已沒去去從此辭行役在戰場相見未有期握手一長歎淚為生別滋努力愛春華莫忘歡樂時生當復來歸死當長相思妻答詩云與君結新婚宿昔當別離涼風動秋草蟋蟀鳴相隨冽冽寒蟬吟蟬吟抱枯枝

枯枝時飛揚身體忽遷移不悲身體移當惜歲月馳月馳無窮極會合安可知願為雙黃鵠悲一鳴戲清池

李廣有孫陵善騎射拜騎都尉天漢中將步卒五千擊匈奴轉鬬矢盡遂降虜單于以女妻之立為右校王陵與蘇武善與武詩云携手上河梁遊子暮何之徘徊蹊路側悢悢不能辭行人難久留各言長相思安知非日月弦望自有時努

力崇明德皓首以為期

始元間匈奴與漢和親漢使求蘇武等謂單于言天子射上林中得鴈足有繫帛書知武等在某澤中單于乃許武還李陵置酒賀武曰異域之人一别長絕因起舞而歌泣下數行遂與武決歌曰徑萬里兮度沙漠為君將兮奮匈奴路窮絕兮矢刃摧士衆滅兮名已隤老母已死雖欲報恩將安歸武亦以詩別陵曰雙鳬俱北飛一

兒獨南翔。子當留斯館。我當歸故鄉。一別如秦胡。會見何詎央。愴悢切中懷。不覺淚沾裳。顧子長努力。言笑莫相忘。

王吉字子陽琅琊人事宣帝為諫議吉子駿駿子崇世名清廉皆好車馬衣服其自奉養極為鮮明天下服其廉而怪其奢故俗傳王陽能作黃金明帝時復有一王吉則虎賁郎也

王吉少時居長安其東家有棗樹垂吉庭中吉婦取棗啖吉吉知之乃去婦東家聞而欲伐其樹

隣里共勸止之因請吉還婦里中語曰東家伐
樹王陽婦去東家棗完去婦復還
王吉與貢禹為友時稱王陽在位貢禹彈冠蕭育
與朱博為友著聞當代長安語曰蕭朱結綬王
貢彈冠
明帝東巡泰山到滎陽有烏飛鳴乘輿上虎賁郎
王吉射中之作祝辭曰烏烏啞啞引弓射洞左
腋陛下壽萬年臣為三千石帝大悅賜錢百萬

今亭壁悉畫烏

王褒字子淵與司馬長卿行子雲皆產蜀世称長卿淵雲之文

宣帝神爵初頗修武帝故事聞益州有金馬碧雞之神可醮祭而致於是遣王褒使持節求之褒祭文曰漢持節使王褒謹拜南崖敬移金精神馬縹碧之雞處南之荒深谿回谷非士之鄉歸來歸來漢德無疆廉乎唐虞澤配三皇漢書音義金形似馬碧形似雞今碧雞山在雲南府滇池西金馬山在滇池東

王子淵以事到湔上寡婦楊惠舍有一奴名便了倩行酤酒便了捍大杖上冢巔曰大夫買便了時只約守家不約為他家男子酤酒子淵大怒曰奴寧欲賣耶惠曰奴父許人人無欲者子即決賣券之奴復曰欲使皆上券不上券便了不能為也子淵曰諾作券文曰神爵三年正月十五日資中男子王子淵從成都安志里女子楊惠買夫時戶下髯奴便了決賣萬五千奴從百役

使不得有二言晨起灑掃食了洗滌居當穿臼
縛箒裁盂鑿井浚渠縛落鉏園研陌杜埤地刻
大枷屈竹作杷削治鹿盧出入不得騎馬載車
踑坐大呶下牀振頭垂鈎刈芻盄結葦臘纑沃不
酪住醞釀織履作麤黏雀張鳥結網捕魚繳鴈
彈鳧登山射鹿入水捕龜後園縱魚鴈鶩百餘
驅逐鴟鳥持梢牧豬種薑養羊長育豚駒糞除
常潔餧食馬牛鼓四起坐夜半益芻二月春分

祓隄杜疆落桑皮椶種瓜作瓠別茄披葱焚槎
發等壟集破封日中早熭雞鳴起舂調治馬驢
葉落三重舍中有客提壺行酤汲水作餔滌杯
整按園中拔蒜斷蘇切脯築肉臛芋膾魚炰鱉
烹荼盡具脯已蓋藏閉門塞竇餧豬縱犬勿與
鄰里爭鬭奴但當飯豆飲水不得嗜酒欲以美
酒唯得染脣漬口不得傾盂覆斗不得辰出夜
入交關伴偶舍後有樹當裁作船上至江州下

到煎主為府掾求用錢推訪。惡敗棳索。綿亭買席。往來都洛當為婦女求脂澤販於小市。歸都擔枲。轉出旁蹉。牽犬販鵝武陽買茶。楊氏池中擔荷。往來市聚。慎護姦偷。入市不得夷蹲旁臥。惡言醜詈多作刀弓。持入益州貨易牛羊。奴自交精慧。不得癡愚。持斧入山。斷槧裁轅。若殘當作俎机木屐及彘盤。焚薪作炭石礨薄岸治舍蓋屋。書削代牘。日暮以歸當送乾薪兩三束。四

月當陂五月當穫十月收豆多取蒲苧益作繩
索雨墮無所為當編蔣織箔植種桃李梨柿柘
桑三丈一樹八尺為行果類相從縱橫相當果
熟收斂不得吮嘗犬吠當起驚告鄰里棖門柱
戶上樓擊鼓椅盾曳矛還落三周勤心疾作不
得遨遊奴老力索種莞織蓆事訖欲休當舂一
石夜半無事浣衣當白若有私斂主給賓客奴
不得有姦私事事當關白奴不聽教當笞一百

讀券文徧訖詞窮咋索仡仡扣頭兩手自搏目淚下落鼻涕長一尺當如王大夫言不如早歸黄土陌蚯蚓鑽額早知當爾王大夫酤酒真不敢作惡後石崇效之作奴券黄庭堅效之作跋奚奴文

匡衡字稚圭家貧無油鄰舍有燭每穿壁引其光讀書元帝朝為丞相封樂鄉侯

匡衡世農夫至衡好學邑大姓家富多書衡乃為其傭作而不求直頋得主人書遍讀之主人感歎資給以書遂成大學能說詩諸儒為之語曰

無說詩匡鼎來匡說詩解人頤鼎衡小名也

諸葛豐 元帝朝為城門校尉

諸葛豐以剛直著名舉剌無所避京師語曰間何闊逢諸葛

五鹿充宗 元帝朝尚書令

五鹿充宗為梁丘易元帝好之欲考其異同令與諸易家論充宗辨口諸儒莫能抗有薦朱雲者召入攝齋登堂抗首而請音動左右諸儒為之

語曰五鹿嶽嶽朱雲折其角

石顯爲中書令威權日盛僕射牢梁少府五鹿充宗與結爲黨諸附倚者皆得寵位民歌之曰牢邪石邪五鹿客邪印何纍纍綬若若邪

成帝初石顯以罪免歸故郡道死其黨牢梁陳順皆免官少府五鹿充宗左遷玄菟太守御史中丞伊嘉爲鴈門都尉長安謠云伊徙鴈鹿徙菟去牢與陳實無賈

王嬙字昭君元帝時匈奴入朝願壻漢氏以嬙配之號寧胡閼氏今稱歸縣有昭君村卒葬匈奴謂之青塚晉以文王諱昭改胡妃云

元帝後宮既多不得常見乃使畫工圖其形按圖召幸宮人皆賂畫工昭君自恃其貌獨不與乃惡圖之及後匈奴入朝選美人配之昭君之圖當行及入辭光彩射人悚動左右天子方重信外國悔恨不及窮按其事畫工有杜陵毛延壽弃市籍其資財昭君在胡作詩以怨思云秋木

萋萋。其葉萎黃。有鳥處山。集于苞桑。養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升雲。上遊曲房。離宮絕曠。身体摧藏。志念抑沈。不得頡頏。雖得委食。心有徊徨。我獨伊何。來往變常。翩翩之燕。遠集西羌。高山峩峩。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里悠長。嗚呼哀哉。憂心惻傷。

成帝鶩

初元帝為皇太子所幸司馬良娣病死忽忽不樂宣帝令皇后擇後宮家人子得元城王政君送太子宮政君故人衣御史賀孫女是歲生帝於甲館畫堂宮

帝劉之自名曰驁字太孫

帝為微行出遊常與富平侯張放俱稱富平侯家人過陽阿主作樂見舞者趙飛燕而幸之時童謠曰燕燕尾涎涎張公子時相見木門倉琅根燕飛來啄皇孫皇孫死燕啄矢涎涎美好貌張公子謂富平侯也木門倉琅根為宮門銅鍰言將尊貴也後遂立飛燕為皇后弟昭儀賊害後宮皇子卒皆伏辜時又有謠曰邪徑敗良田讒

口亂善人桂樹華不實黃爵巢其顛昔爲人所
羨今爲人所憐桂赤色漢家象華不實無繼嗣
也王莽自謂黃象黃爵巢其顛也
帝於太液池作千人舟號合宮之舟池中起爲瀛
洲榭高四十尺帝御流波文穀無縫衫趙后衣
南越所貢雲英紫裙碧瓊輕綃廣榭上后歌舞
歸風送遠之曲曰涼風起兮天隕霜懷君子兮
渺難望感予心兮多慨慷帝以文犀簪擊玉甌

令后所愛侍郎馮無方吹笙以倚后歌中流歌酣風大起后順風揚音無方長噏細嫋與相屬后裙髀曰顧我顧我后揚袖曰仙乎仙乎去故而就新寧忘懷乎帝曰無方為我持后無方捨吹持后履久之風霽后泣曰帝恩我使我仙去不待悵然曼嘯泣數行下帝益愧愛后賜無方千萬入后房闥它日宮姝幸者或襞裙為縐號曰留仙裙　飛燕父名馮萬金江都王孫女姑蘇主嫁趙曼萬金通焉一產二女長曰

宜主次曰合德皆冒姓趙宜主幼聰慧家有彭祖方脉書善行氣術長而纖便輕細舉止翩然人謂之飛燕合德膏滑出浴不濡善音辭輕緩可聽飛燕既召入大幸合德旋召入俱為倢伃

飛燕浴五蘊七香湯踞通香沉水坐燎降神百蘊香合德浴荳蔻湯傅露華百英粉帝常私語樊嫕曰后雖有異香不若倢伃體自香也又嘗謂嫕好為温柔鄉曰吾老是鄉矣不能效武皇帝求白雲鄉也

班倢伃左曹越騎校尉況之女少有才學成帝選入宮以為倢伃後趙飛燕譖其呪詛考問之上善其對遂求供養太后長信宮作怨歌行曰新

裂齊紈素皎潔如霜雪裁成合歡扇團團似明月出入君懷袖動搖微風發常恐秋節至涼飆奪炎熱棄捐篋笥中恩情中道絕帝崩充奉園陵甍因葬園中

馮野王字君卿馮奉世子九人而四子通四經野王通詩逡通易立通春秋參通尚書

成帝時馮野王為上郡太守其後弟立亦自五原太守徙西河上郡立居職公廉治行略與野王

相似而多知有恩貸好為條教吏民嘉美野王立相代為太守歌之曰大馮君小馮君兄弟繼踵相因循聰明賢知惠吏民政如魯衛德化鈞

周公康叔猶二君。

翟方進字子威年十五為小吏有蔡父奇其相曰小吏也而有侯骨當以經術進乃謝病歸

汝南舊有鴻隙大陂郡以為饒成帝時關東數水陂溢為害翟方進為相與御史大夫孔光共遣

椽行視以為決云陂水其地肥美省隄防費而無水憂遂奏罷之王莽時常枯旱郡中追怨方進言方進請陂下良田不得而奏罷陂因為童謠云壞陂誰翟子威飯我豆食羹芋魁言不生稻梁惟生荳芋反乎覆陂當復誰云者兩黃鵠託神告之

鮑宣哀帝朝拜司隸以不附王莽見殺

鮑宣子永永子昱三世皆為司隸而乘一驄馬京師人歌之曰鮑氏驄三人司隸再入公馬雖瘦

行出工

揚雄字子雲成都人其父寓巫山生雄論者謂鍾十二峰之秀楊氏自季至雄五世而傳一子雄子烏稱神童九歲而夭故蜀無它楊雄作甘泉賦成夢吐五臟在地著太玄經夢白鳳鳳集其頂上

揚子雲家產不過十金嘗戲作逐貧賦曰揚子遁世離俗獨處左鄰崇山右接曠野鄰垣乞兒終貧且窶禮薄義弊相與群聚惆悵失志呼貧與語汝在六極投棄荒遐好為庸卒刑戮是加匪

惟幼稚嬉戲土砂居非近鄰接屋連家恩輕毛羽義薄輕羅進不由德退不受呵久為滯客其意謂何人皆文繡余褐不完人皆稻粱我獨藜飧貧無寶玩何以接歡宗室之燕為樂不槃徒行負債出處易衣身服百役手足胼胝或耘或耔露體霑肌朋友道絕進宦凌遲厥咎安在職汝為之舍汝遠竄崑崙之顛爾復我隨翰飛戾天舍爾登山巖穴隱藏爾復我隨陟彼南岡捨

爾入海汎彼栢舟爾復我隨載沉載浮我行爾動我靜爾休豈無它人從我何求今汝去矣勿復久留貧曰唯唯主人見逐多言益嗔心有所懷頓得盡辭昔我乃祖宣其明德克佐帝堯誓為典則土階茅茨匪彫匪飾爰及世季縱其昏惑饕餮之群貪富苟得鄙我先人乃傲乃驕瑤臺瓊榭室屋崇高流酒為池積肉為崤是用鴟逝不踐其朝三省吾身謂予無諐處君之家福

祿如山忘我大德思我小怨堪寒能暑少而習焉寒暑不忒等壽神僊桀驁不顧貪類不干人皆重蔽子獨露居人皆休惕子獨無虞言辭既磬色厲目張攝齊而興降階下堂誓將去汝適彼首陽孤竹二子與我連行余乃避席辭謝不直請不貳過聞義則服長與汝居終無厭極貧遂不去與我遊息子雲作法言蜀富人賫錢十萬願載一名子雲不聽以富無仁義之行正如圖中之鹿欄中之牛安得妄載

王莽篡位後溲上符命者莽盡誅之時揚雄校書天祿閣使者欲收雄雄恐乃從閣自投幾死京師為之語曰惟寂惟寞自投于閣爰清爰靜無作符命

蔣詡字元卿

蔣詡為兖州刺史王莽為宰衡詡奏事到霸上移病歸杜陵荆棘塞門舍中三徑唯羊仲求仲從之遊二人皆治車為業推廉逃名時人謂之二

仲回有諺曰楚國二龔不如杜陵蔣翁

堯山堂外紀卷五終